隋書四十卷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卷第五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

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蕃陵畧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

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坊調布以爲弩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豫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閤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古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矣是伏誅時年七十一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昉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世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

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揔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揔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illegible]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户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

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
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
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
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
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
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
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遂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
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
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
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柰何弃之而去柰何
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
千段尋與爲九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
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揔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
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揔
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
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
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
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

盡進至章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內擇

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儀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人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

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悼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受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揔管並授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陽物五千段封一子

開國公帝臨朝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
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為旨帝憚誼剛正出
為襄州揔管及高祖為丞相轉為鄭州揔管司馬消
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揔管討之軍
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
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雒州
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揔管李
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
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

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
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
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
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
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
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
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
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耻愧是行也
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

嘉其稱旨進封郡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
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勃誼曰臣聞喪
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
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
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
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纎縞以雖曰王姬終
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
喪自上達下及其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
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
火責以短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
不自強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
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
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
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
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
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
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
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

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誡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悅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其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謂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曰公受朝寄揔兵西下本

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什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万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

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領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鶯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揚雄必當之諧嘗與滂

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囯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

頻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頻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揔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畧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揔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

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祇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

狄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否道人荅曰公當為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傑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

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
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
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
總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迭所士
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孺率騎兵二
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
儒孤軍獨戰死者八十九上不之則也尋遷尚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元使於是上遣慶則
[illegible]

[illegible]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厚
[illegible]因即稱臣朝貢請求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
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illegible]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illegible]城
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illegible]晉
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illegible]慶則
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
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

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
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
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
總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迭所士
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孺率騎兵二
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
儒孤軍獨戰死者八十九上不之則包尋遷尚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
[illegible]初欲充禮慶則青[illegible]以往[illegible]

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
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求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
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illegible]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邑城
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
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
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
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

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
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家賚酒食令盡
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
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
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
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
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
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
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
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
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川臨桂鎮
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
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
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
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
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

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陪登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旅宗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曰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負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利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

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
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
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
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
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
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
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
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
出高祖入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
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
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
出爲豫州刺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
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
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
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
外人登高未若就勝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
焉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

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胄
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
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
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
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
舊因數從之遊胄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令
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
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
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
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蕩然
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
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
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
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斷
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
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

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胄
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
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
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
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
舊因數從之遊胄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令
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
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
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
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蕩滅
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
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
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
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斷
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
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

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刱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四十卷終　列傳卷五

隋書四十一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卷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脩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郡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勃海公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刱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四十卷終　列傳卷五

隋書四十一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卷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寶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郡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勃海公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
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
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頻強明又
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國公楊惠諭意
頻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頻亦不辭
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
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頻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
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

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
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頻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
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頻頻受命便發遣人辭
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
於上流縱火俄頻預為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
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
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
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
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

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頻深避權勢上表
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
威高蹈前朝頻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
官於是合頻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
厥屢爲寇患詔頻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
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頻頻每坐朝堂北槐
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
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
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頻流涕辭讓優詔不

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頻節度諸軍
會陳宣帝薨頻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
詔頻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頻取陳之策頻曰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
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
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
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
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後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

可財力俱盡上行其業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
大舉伐陳以頻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頻
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頻曰武王滅殷
殺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
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
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頻又遜位
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
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

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
獎如此是後若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
頻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頻曰獨孤公猶鏡也
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
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發黜之二
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
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六人
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
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

弼言及平陳事頻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頻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頻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頻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其近臣緣此言頻欲反上未有所荅頻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頻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

天下若之何頻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頻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熲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頻頻流涕謝曰臣今日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頻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其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爲頻娶頻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頻會議伐遼東頻固諫不可上不

從以頻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
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頻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
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頻頻以任
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
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
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
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
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
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

逾怒皆以之屬史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以
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
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熲曰朕
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
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
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
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
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
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

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
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
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
命不可耳頻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
頻白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頻天下
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頻初為僕射甞母誡之曰
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所頭耳爾宜慎之頻由是常恐
禍變及此頻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
拜為太常時詔收周樂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頻奏曰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
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頻甚
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
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頻謂大府
卿何稠曰此虜頻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
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
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頻有文武大
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賢良以
天下為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頻所推薦

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
頻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
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頻皆
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從柳城而
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
公從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
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
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讽讀爲娛未幾
授侯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
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
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
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
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

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
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
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
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
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
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
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
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
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
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
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
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厭飾舊
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
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
人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
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
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
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

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
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
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
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
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
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
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載
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
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
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
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
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
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
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
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

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
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
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
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
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
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
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
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
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

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
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
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
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
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
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
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
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

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
幸仁壽營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
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
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
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
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
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
餘役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

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
稱為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
位光祿大夫賜爵盛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
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
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
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
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
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
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

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
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
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絜潤丹紫莫能渝其質
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
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旦居端揆備悉國章
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
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
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寢台階具瞻斯
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

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
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
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
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
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
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
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
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
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

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
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玲
瓏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
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
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
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
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
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
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
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
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薄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
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疊屢彰罪當萬死
帝開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
世基奏言民皆老毛羸疾帝乃止守文化及之弒逆也
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
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僭
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

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
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
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
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
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
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無人異已雖或
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
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允之法
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
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
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
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
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
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
善及長博覽群書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
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
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

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十五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今望蕃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八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

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專夏克
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
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
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
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
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
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
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躰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真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
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
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
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四十卷終

列傳六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内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

士多就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

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
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
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比夫大禹
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彦
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
相賞異以示吏部郎申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
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
人以為模楷時遵彦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

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
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閭
門守道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
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
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勑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
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
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
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
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勑與

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
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
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
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
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
繼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
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揔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

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
之元春秋常義謹案曾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
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
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改政成王論
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
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
迷識蹔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
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

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

二十二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禹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

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盖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覇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

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illegible]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

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
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
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
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
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
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
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
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

仍詔脩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文林館又令與黃門
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
侍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
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
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
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
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
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

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
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
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
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
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
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
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
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
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

傳高祖初授顧命邢國公楊惠謂德林曰[illegible]
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
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
雖庸陋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
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
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並受高祖
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
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
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

無不厭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
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
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
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
治點鄭公常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
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
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
祖得詢啓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

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
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
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
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
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
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
意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
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

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爾書皆德林之辭
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
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揚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
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
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
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任
國公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
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無

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
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
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
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
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
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
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
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
縣共管一鄉勑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
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
同威之議稱德林很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
議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
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
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
斯覩臣皇基草刱便豫驅馳遂得參奇封之民爲萬
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
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

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
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采[illegible]於
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
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
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
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虵與蛟龍
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
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萬
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非何必

倉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
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勳
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
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
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
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閫趨走大微之庭履天
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
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群官總已有周典
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

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
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
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
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
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
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
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
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
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遡聽百王未見者皆

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
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
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趍墀盈懷滿袖手披
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
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疎謬遺
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
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
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訴而為淳
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

意所能至此伯禹失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
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
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
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
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
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
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
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
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勑旨集納麓

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
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
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
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
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
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
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
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
頃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

辭曰粤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
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
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
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詒謀
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
叔昔邑姜友娘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而蕃育其子孫及主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

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
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
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
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
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
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
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殁降巨鳥之
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
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

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其興王
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
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
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
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
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
俗驅馳虵豕連合從橫地廼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
六王謙柬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
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

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
漳河而達貢海連岱岳而距華陽邊勢荊蠻吐納江
漢佐闢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
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毫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
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
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蒸蒸克
讓天曆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
之文順億兆之請按肝瀝膽畫歌夜吟大屈箕穎

高戎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illegible]歆期
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
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
監之職苛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
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
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
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不賓屈膝頓
顙盡為旦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
贄欣欣如也果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

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條制作詳垂衣
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
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
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
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
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
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
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

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者述成
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
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
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
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
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
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
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
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
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
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史玄龜載書甘露
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
兢兢翼翼至矣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
天下之事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
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

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者述成
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
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
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
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
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
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
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
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
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
至於誅戮天奪其魄兇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
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
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
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籍位尊
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
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
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
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
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
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
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
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
疹遵顛覆之軌趦趄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
兵舞鍼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

不恒斷可知桑房風之戮元龜匪遥孫皓之侯守株
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問
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汪
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
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
晉王諱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
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
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諱已宣

勑說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勠力之
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
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
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地官府忽復改賜
崔謙上語德林曰天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飛迹
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見
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
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
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

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丙
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
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
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
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
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
中兼中書侍郎於賓棺受國書陳使江揔目送之曰
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

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
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徒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
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
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
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
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有子曰
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
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

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馬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賊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未然者紛紜不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初德林父為大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示公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怒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

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丙
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
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
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
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
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
中兼中書侍郎於賓棺受國書陳使江揔目送之曰
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臧

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
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
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
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
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
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有子曰
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
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

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
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
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
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
言也

隋書四十三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卷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
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
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illegible]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
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illegible]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
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璿

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超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揔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楊州揔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

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勦剪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

預霑盤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志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及諒咸磬甸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欵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杪截士卒饑餒半菽不

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麗山諸侯莫至浮
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餱糧
之計僅有月餘獘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
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
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啓正恐
禍生已首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
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
于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爲
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

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既
僭僞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
者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
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
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
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貴公也妾若至長安
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
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
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

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候事尋爲大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

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
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
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
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
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
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
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
叛歸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
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
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驚擾後出歸
城陷子崇爲離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
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
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
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
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户累遷右司衛上
大夫大象中進爵邢國公邑五千户高祖爲丞相雍

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
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
葬備諸王有變今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
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
軍參豫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邦公別封
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
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
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
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爲四貴
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
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
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顯爰司禁旅緜歷
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
庸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誠副茲
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
歟外云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

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
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郡臣曰此號足
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
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
尋拜京兆君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揔管洮河道諸軍
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
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
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慮盈滿豈
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
[illegible]交懼身貢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illegible]洪上將
寧超五等之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illegible]皇枝
錫土作藩鉅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
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
丹誠頻蠲寢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
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
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
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illegible]人乃賜謚曰德贈司
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illegible]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
和厚頗[illegible]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
司隸大夫遂果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
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
綝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
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
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
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

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
為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為元帥達為司
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為
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
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
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
素有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
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約
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

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昔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
段史臣曰高祖始覃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
高祖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四十三卷

隋書四十四卷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怕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
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襄陽公主自右中侍上
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
戚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
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

徐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帝歎
昔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
段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稱乃葭莩地非寵逼故
高祖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四十三卷

隋書四十四卷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
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
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
戚子又尚公主姿容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
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

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
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
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揔
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
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
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
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
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
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

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
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
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
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
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
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
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
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

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九乃因曰
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嶋多等頗解
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二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
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鞫治之弘見帝方怒遂
希旨奏綸獻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
楊素等曰綸希異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
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
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
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
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而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
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
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
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
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籍初封竟陵郡公坐綸
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籍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籍初徙
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衣思
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籍前亦徙零陵
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龔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中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內史上士高祖[illegible]拜大將軍秦州揔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揔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揔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

縣千户六年復會元帥袁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
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
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人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
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
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
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
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
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

曰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
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
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
集以附會之葉猶子之[illegible]好爵匪由德進正應
與國升降休戚是[illegible]非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
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
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遠徙邊郡遇
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司露何更營乎有五男皆教讀論語孝經二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王

二十年[illegible]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煬帝即[illegible]給衛王[illegible]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
明亦以交遊[illegible]智積今[illegible]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
委政寮佐清淨[illegible]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
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
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脾詈辱之玄
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
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

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
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
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
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
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
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
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際又不相容

至于二世承基其敝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
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
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甿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四十四卷終

列傳九